

爱恨情仇江湖女子财色  
双绝温柔梦



迟丽○著

# 红都

怜香惜玉 多情神探法外护花惹风流



●长篇侦破小说

# 红 颜

迟 丽 著

文化藝術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颜 / 迟丽著. -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 6  
ISBN 7-5039-2974-X

I. 红… II. 迟…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8549 号

## 红 颜

著 者 迟 丽  
责任编辑 蔡志翔  
责任校对 乔素园  
封面设计 飞大创意  
版式设计 毕淑兰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40×960 毫米 1/16  
印 张 21.25  
字 数 330 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2974-X/I•1364  
定 价 32.00 元

# 故事梗概



本书讲述的是1947年北平解放前夕，北平市警察局朝阳区局刑侦处长鲁正湘屡破奇案、周旋于几个红颜知己之中的警、匪、情、恨互相交织的故事——

北平政府要人府邸屡屡遭窃，窃贼却来无影去无踪，警方束手无策。刑侦处长施巧计，终让窃贼现形，竟是绝世红颜女。感其身世，同情其遭遇，鲁正湘大义周旋，救佳人于扼难。何玉媛感恩戴德，投身以报。

南湖发生桃色命案，引出一段三角恋；豪宅失窃巨额黄金，带出一段奇异情。鲁正湘法外施恩，成就两对好姻缘。美国观察使汽车神秘被盗，震动朝野，鲁正湘独辟蹊径，追踪盗贼，追捕途中将其击毙，不料引来红颜震怒，为情人“蓟门歌后”金凤仙不惜委身江湖大盗，只为报复鲁正湘拆散她的好婚姻。大盗频频作案，政府要人、富豪宅第、外国公使馆连续遭窃，累案十余起，鲁正湘地位岌岌可危。何玉媛出手相助，明查暗访，促成鲁正湘揪出大盗侯三宝，又一次棒打鸳鸯散。不料案中有案，盗贼背后另有主谋，鲁正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终使金凤仙幡然醒悟，鲁正湘政敌终落网。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天津发生重大窃案，闻名世界的名贵钻石项链“人鱼之吻”不翼而飞，作案者是一位美貌女郎，案情传到北平，北平警方立刻倾城而动，鲁正湘接受使命，主持破案。上级严命克日破案，窃贼却如幽灵神出鬼没，无奈之下，鲁正湘只好求助“飞天猫”，又引出一段“幽灵女”云仙儿的神奇经历。鲁正湘顺藤摸瓜，抓获“幽灵女”，却不忍施法，最终情动姐妹花，圆满结案，造就一段佳话。

深秋时节，形势急转直下，政员、富豪纷纷离开北平南逃，鲁正湘虽有数次机会离去，却终于还是留了下来。何玉媛、云仙儿失望离去，两位女助手也相继南行，万般寂寞之时，不料金凤仙突遭横祸，香销玉殒……孤冀寂寥的秋风里，鲁正湘不禁望空长叹。

本书故事曲折离奇，环环相扣，法网无情，~~盗却有道~~，把北平1947年的一段传奇故事，尽现在读者面前。

# 目 录



第一章	接受使命	1
第二章	神秘女郎	6
第三章	初审遭挫	12
第四章	直面交锋	17
第五章	法外施恩	29
第六章	午夜飞贼	34
第七章	离奇车案	43
第八章	明查暗访	52
第九章	情意缠绵	65
第十章	插翅难逃	73
第十一章	另有隐情	89
第十二章	意外发现	99
第十三章	往事如烟	107
第十四章	幕后元凶	128
第十五章	鲁周结怨	137
第十六章	三角命案	141
第十七章	罪证确凿	158
第十八章	元凶落网	162
第十九章	儿女心情	173
第二十章	知遇有恩	182
第二十一章	奇情异恋	191
第二十二章	佳人有约	213
第二十三章	不期而遇	218
第二十四章	调虎离山	225
第二十五章	温柔审讯	232

## 红 颜

第二十六章	一见倾心	236
第二十七章	幡然醒悟	245
第二十八章	都市追踪	252
第二十九章	斗智斗巧	257
第三十章	脱离樊笼	274
第三十一章	两情相悦	277
第三十二章	红颜劫难	283
第三十三章	顺藤摸瓜	292
第三十四章	不堪回首	297
第三十五章	魔窟秘密	307
第三十六章	尽释前嫌	315
第三十七章	秋风萧萧	318
第三十八章	多情玫瑰	321
第三十九章	生离死别	329
尾 声		337

# 第一章 接受使命

“卖报！卖报！天津剧院发生离奇窃案！闻名世界的钻石项链‘人鱼之吻’神秘被盗！”

一阵报童的叫卖声唤醒了北平 1947 年春寒料峭的早春二月，整个北平市的大街小巷，几乎到处都传出报童同一种声音的卖报声，空气骤然显得紧张起来。

突发的案件，世界闻名的钻石项链遭窃，自然勾起了人们的好奇心。片刻之间，当天的报纸就被抢购一空，茶楼、酒肆、餐馆、浴室、戏院、书场，所有的公共场所，甚至机关、学校、商店、工厂、公园、市民私宅里，人们谈论的中心，都集中在了这件离奇的窃案上。

“叮铃铃……”

北平市警察局朝阳区局刑侦处，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正准备解衣休息一会儿的处长鲁正湘的神经一下子拉紧了。他刚刚从外地办案回来，一路颠簸的疲劳让他的双眼皮上下直打架，三天三夜的不眠追捕，如今终于将凶犯缉拿归案，他觉得自己可以放松一下，好好睡一觉了。

然而，这急促的电话铃声却让他立刻敏感地意识到，一定是发生了什么特殊的案件。

果然，他抓起听筒，立刻便听到里面传来北平市警察局的通知：立刻赶到市警察局参加紧急会议！

鲁正湘不敢怠慢，以最快的速度用凉水洗了一把脸，立刻整装下楼，驱车直奔市警察局。

他赶到市警察局的时候，只见各区局及郊县各分局相关人员都已经坐在了会议室里。会议室里的气氛异常紧张与沉闷，大家都不说话，静静地等着。八点整，局长刘同豫亲自主持，会议开始。

当刘同豫局长说明开会的目的，是要大家来研究天津发生的“人鱼之吻”钻石项链被窃案的发展与对策时，许多人都嘘了一口气，觉得这真有点小题大做。为了……一条项链如此紧张，一大早召开紧急会议实在有些过，更何况局长大人还

亲自驾临。按照常规，这个案件发生在天津，不在北平，一般只要通令警察局所属各区局、分局刑侦队严密注意，协助破案就可以了。

刘同豫对此似乎早有准备，于是他特别强调对此案不可掉以轻心。因为警察总署署长谭剑和内政部部长胡芝为这个案件连夜打来了三次电话，叮嘱北平警察局要全力协助破案。谭剑、胡芝两人是局长的顶头上司，为了一条项链，他们都亲自出马了，可见这个失主的来头不小。接着，他介绍了此案发生的经过：

天津染料大亨高名堂的新娘太太兰翡翠，本是京剧名伶，色艺双绝，一出《打金枝》演得出神入化，短短几年间便名噪平津，引得许多纨绔子弟和富家翁都对她垂涎不已，极尽追求之能事。然而，有道是财可通神，最终一代佳女倒进了高名堂的怀里。这高明堂为了博取美人的欢心，更是不惜巨额高价，从香港购得世界著名的钻石项链“人鱼之吻”馈赠佳人。新婚之夜，宾客如云，高名堂在众目睽睽之下，将这条钻石项链戴到了兰翡翠白如纤玉的脖颈上。那项链上的名贵钻石在灯光下闪闪发亮，璀璨夺目，使人眼花缭乱，众宾客无不啧啧称羡。可是谁都没有想到，一个盗取这条项链的计划，也在这新婚的喜庆中悄然酝酿。

新婚不久后的一个晚上，为了看看昔日的同班姐妹们，兰翡翠来到天津剧院。她下车往剧院里走，在剧院门口却见几个青年，互相勾肩搭背、扮着鬼脸地在讽刺挖苦她：

“嘿，真漂亮！只可惜一朵鲜花插在了老牛粪上。”

“男人爱美女人爱财嘛！你那八十岁的爷爷要是有这样一条大钻石项链，十七八岁的大美人还不随便他娶吗？”

伴随着这些议论，是一阵阵尖厉的口哨声。

兰翡翠头脑发涨，又羞又气，狠狠地瞪了那几个年轻人一眼，悻悻地走进剧院。她担心姐妹们也拿项链嘲笑她，所以一进剧院，就把项链取下，小心翼翼地放进随身的小坤包里，拉好拉链，再将外面的扣卡卡紧。

兰翡翠在后台跟自己的姐妹们周旋了很久，直到戏快开演了，这才来到自己的贵宾座上。在她右首的是一位看上去文静美丽的妙龄女郎，全身上下都透着一股高雅与贵族气息，馨磁般的声音极富诱惑，仅仅交谈了几句话，兰翡翠便与对方有了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这女郎还带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一头粗墨的头发向后束着，系着一条粉红色的头带，一张小脸简直如同一个玉瓷模型，让人越看越喜爱。这小姑娘天真活泼，口齿伶俐，言语行为非常得体。兰翡翠越看越爱，情不自禁地把小姑娘抱起放到自己的膝上，双臂搂住她，心里暗想如此可爱的小姑娘和如此文静香艳的女郎，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人间仙品。兰翡翠的

整个心神都被眼前这对人间仙品吸引住了，怡然陶醉了。

过了一会儿，小姑娘突然转过脸对那女郎小声说：“小姨，我要小便。”

那女郎摇摇头，对兰翡翠投过亲善的一笑，说：“小孩子家麻烦事就是多！太太，麻烦您把我的位子看一下，我马上就回来。”随后，就把小姑娘从兰翡翠手中接过，向女厕方向走去。

戏开演了，兰翡翠一边欣赏姐妹们的表演，一边等待着那对人间仙品的归来。然而，不知不觉间，戏快演过一半了，那对人间仙品还是不见踪影。兰翡翠突然想到自己的项链，忙拧开扣卡，打开包一看，不觉目瞪口呆，里层的拉链已被拉开，哪里还有项链的影子！兰翡翠这才如梦初醒，原来那女郎和小姑娘是一对神偷。她在场内四处寻找她们，却踪影全无。

天津警察局对此案非常重视，立即召集刑侦警员召开紧急会议，商讨破案对策，同时密派警探人员到各大水陆码头、车站、出入天津的各大路口设卡侦查，并通令全国各大城市严密注意查缉。根据兰翡翠的描述，天津警方并没有在档案里找到符合特征的女贼，因此警方认为，这个女贼十之八九是位新手。

随后，刘同豫局长要求到会的全市各区局刑侦人员，开始讨论此案的性质与侦破方案。

讨论过程中，鲁正湘提出了与天津市警察局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这个窃犯绝非“新手”！天津警察局仅仅根据警方档案中没有窃贼的记录就轻易下论断是错误的。根据案情发生的过程来看，窃贼技术高超，不露痕迹，这是新手所办不到的。

鲁正湘判断，此贼可能是一个“流客”，“得手即走”，绝不会在作案地多作停留，这是“流客”的作案规律。可是天津警方并没有把她当做“流客”来处理，失主报案后一小时，各车站、码头才开始布哨，撒网时间太慢了。案犯昨晚临近八点“得手”后离开戏院，天津夜间轮渡已经停航，公路有危险，只有铁路可通。她不是乘平津晚上八点三十分班车西走北平，就是乘平沪晚上九点班车南逃上海，其它则无路可走。而为及早脱险，她必须分秒必争，争取尽快离开天津，因此她不会等到一个小时后乘车南逃，而逃往北平的可能性极大。不过北平并不是她的避风港，因为地近天津，必先受到浪潮冲击，因而她逗留北平的时间肯定也很短，如果不抓紧在一两天内破案，那恐怕就没有什么希望了。

最后，刘同豫作了总结，他很赞成鲁正湘的分析，严令部属迅速展开缉查。

会后，刘同豫的私人秘书李玉禾走到鲁正湘身边说：“鲁处长，刘局长在他的办公室等您，请您马上就去。”

刘同豫是黄埔军校一期生，领陆军中将军衔，今年五十五岁，鬓发已然斑白。他目光锐利，是一位威武而严肃的长官，对部下不假辞色。他邀鲁正湘在自己对面坐下，开门见山地对他说：“你对案子的分析很正确。我也担心案犯到北平后又马上溜走。果真如此，我们的威信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坦率对你说，失主高名堂虽然是个商人，但不能等闲视之。因为他是垄断资本家、平津地区财阀、金融界的巨子，势力南延至江浙一带，与上海商界巨头曹氏家族有着亲缘关系，不仅财力雄厚，亲友中更不乏中央要人和军警首长。天津警察局局长林静柏与他交情深厚，他和我的关系也不错。今天上午，高先生特地从天津挂长途电话给我，要我特别关照，尽力帮忙，尤其特别说明，他希望尽快破获此案，其中还另有原因。”

原来，兰翡翠在未嫁高名堂之前，与一位年轻英俊的京剧小生乔玎相爱，两人几乎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只因乔玎出身寒微，虽与兰翡翠两情相悦，终究不能如愿。据说高名堂与兰翡翠结婚前夕，乔玎、兰翡翠二人还密约通宵，足见他们之间依然藕断丝连。高名堂也知自己是老朽之人，以金钱买得美人，惟恐婚姻不稳。这次兰翡翠的项链离奇被盗，高名堂实难相信，他疑心兰翡翠把项链转赠乔玎而谎报窃案，瞒天过海。天津警方也有这种看法，因而高名堂希望将案情迅速弄个水落石出，以此判明兰翡翠对他是否忠贞。为此，他不惜许以重金作为这次破案的奖赏。

刘同豫郑重地说：“这段内情，我只对你一个人说，为了保障高先生的名誉，你千万不能泄漏，以免弄得满城风雨。这个案件虽然不是发生在北平地区，但无论是在公还是在私，我们都不能不重视。我想将这个案子全权交给你，希望你竭尽一切努力，完成这一重任。你对此案还有什么看法？”

鲁正湘沉思了一下说：“局座，我认为在全案过程中，这个窃犯最大的线索就是她的戏票，穷追下去，一定会有所收获。可惜我们不在天津，很难弄到第一手材料。我想马上派一位得力的助手，率领一个小组去天津，重点调查与兰翡翠联号的戏票。”

“好建议，你马上行动，我绝对支持。”

北平市警察局朝阳区局所管辖的地区，在各区中占地最大，几乎占全城的三分之一。刑侦处处长办公室，设在区局二楼，明窗净几，一尘不染。此时室内静悄悄的，只有鲁正湘一人坐在沙发上，头枕着靠背，好像在闭目养神，其实在他的脑海里正翻滚着波澜。“希望你竭尽一切努力，完成这一重任。”刘同豫的这句话，不断地在他的耳旁回响。他想：“整个北平警察局下辖有三千余名干警，人才

济济，为什么只信任我这个年轻的处长，把重担交给我呢？”他感到这是最高的奖赏，无尚的光荣。想到这里，他浑身热血沸腾，下决心要完成这项任务。

他认真仔细地思索着，寻求在全案的薄弱环节中冲破一个缺口。剧院门口几个青年对兰翡翠的讽刺、贵宾座联号戏票的秘密、那个机灵活泼的小姑娘的诱惑……一连串的精密布置，有条不紊，说明她有一整套熟练的人马，而且足智多谋，机警诡秘，绝非初出茅庐之辈。

这个女郎以“美”取胜，以华贵的仪态感人。兰翡翠虽曾是京剧名角，在交际场中也算是一朵名花，但也逃不过女郎的迷魂绝招。可是现在，到哪里去找这个美女幽魂呢？可她从未“失过风”、“露过脸”，简直就是一个“幽灵”。

“幽灵！幽灵！”他忍不住喃喃地重复了两遍，突然精神大振，像是在茫茫黑夜中突然看到前方有一片光明。他想，她莫非就是大名鼎鼎的“幽灵女”？

要知道“幽灵女”的底细，除非找“飞天猫”。但她们虽然是师出同门，却从未谋过面，她又怎么能知道“幽灵女”的下落呢？

鲁正湘思绪万千，线索忽明忽暗。他想，请“飞天猫”帮忙虽然希望不大，但是目前只有此路可走。他“噌”地站起，走到办公桌旁边，拿起电话：

“彭公馆吗？您是彭太太？”

“我是玉媛，你是处座吗？”不等鲁正湘回答，她又说下去了，“你这样称呼我，真是祝福我了，你叫我玉媛不好吗？”

“这是起码的礼貌，正湘不敢擅越。”鲁正湘一本正经地回答。

“哧”的一声，对方娇笑一声：“得了吧，我可不需要这样的礼貌，我的今天还不都是拜你所赐？”她一字一顿，意味深长。

“别这么说。像您这样的人本就应当有一个幸福的归宿，这是天经地义的，我只不过是顺天应人而已。”

“你呀，话说得好听，事情做得漂亮，但是对我未免有点见外，除非……”说到这里，她突然顿住了。

鲁正湘急忙打岔：“您的意思是不是说我无事不登三宝殿呀？”

她又轻笑起来：“三宝殿？你找错了，我这里是‘观音堂’。”

鲁正湘抓住这个机会，顺风转舵地说：“‘观音堂’更好，我正想在观音菩萨面前求一个签。”

“不用求啦，肯定是一根上上的好签。”

“奇怪，你知道我求的是什么，就给了一根上上的好签？”

“我是观音菩萨，当然能未卜先知了！”

鲁正湘心中有点着急，但还是笑着说：“玉媛，请你不要折磨我。咱们言归正传，我想向你请教一件事，希望你能帮忙，一定感激不尽！”

“我的处座，我们刚才所讲的话中，有哪一句不正经了吗？”听筒里还听到俏皮的笑声。

“那你说我求的是什么？”鲁正湘故意问道。

“人鱼之吻！”她故意把尾音拉得很长。

鲁正湘怔住了，顺口答道：“对，对，对！”

“处座，你看我这个菩萨灵不灵？”

鲁正湘情不自禁地说：“玉媛，真不愧为‘飞天猫’，果然名不虚传！”

“我的处座大人，算了吧，我是你手下的一员败将，‘飞天猫’这个名号，早就让你给砸烂了。”

虽然对方语调轻松，但鲁正湘却还是听到了一些哀怨，他急忙低声向她道歉：“玉媛，真对不起，因为我实在太高兴了，无意中却伤了你的心，请你原谅！”

“你呀，真多心。如果没有你，我这一生早就毁了，哪里还有今天？你是我的恩人，”她的声音有点颤抖，“这恩情，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也报不完。今天这件事，也是我报答你的机会。关于‘人鱼之吻’项链的事，早上我无意之中得到一条线索，出去摸了半天，已经有了一点头绪。我刚刚回来，想不到你的电话这么及时。我也不想休息了，决定马上再出去查探一下。下午三点我在红楼宾馆等你。”说完，不等鲁正湘开口，“咔嚓”一声，话筒就放下了。

鲁正湘知道她的脾气，电话突然断了，他丝毫不感到奇怪。他相信她的能力，决定“静候佳音”。现在他精神上轻松了许多，悠然地靠在沙发上，不自觉地回想起自己与何玉媛之间的“交锋”……

## 第二章 神秘女郎

一年前的那个春天，在朝阳区局所管辖的军政要人公馆区，三天之内连续发生了数起窃案，而且都是大白天作案。由于失主身份特殊，区局当然不敢马虎，鲁正湘亲自到现场勘查，发现数起窃案现场情况基本相同。

鲁正湘知道，公馆区虽是个禁区，但是外强中干，防盗意识极为薄弱，主人以为外有门卫把关，内有佣人来来往往，外人绝对不会进入宅中，因此，就连卧室及房里的橱柜门都经常不上锁，这就给了窃贼许多可乘之机。

从几家公馆被盗的情况看，鲁正湘估计，公馆的生活规律已经被窃贼掌握。窃贼进入宅中简直如入无人之境，将财物囊括一空后，便穿上主人的衣服大模大样地向大门口扬长而去，即使门卫看到了，也会被其高贵的傲慢态度所慑服，不敢询问。

由于职务关系，鲁正湘到过许多要人公馆，凭着他的职能赋予他的特权，他将这些政要的私宅情况全都看在了眼里。

每勘查完一处现场，鲁正湘便在会客厅里对公馆内所有佣人进行个别询问。他最后询问的是曹公馆一位五十多岁的女佣人柴妈，她在接受询问时故作镇静，极力回避鲁正湘锐利的目光。

“柴妈，你见过陌生人上楼吗？”

“没有。”

“没有？”

柴妈觉得鲁正湘疑问的目光一直在自己脸上打问号，目光禁不住有些游离，但她还是坚持否定。

鲁正湘却笑了起来：“柴妈，你不要瞒我了，还是快点讲出实情吧！”

柴妈已听出这笑中含着严峻，她早就听人说过，鲁正湘审案如神，自己这样的人，岂能在他面前瞒天过海？她扑通一声跪下去说：“鲁处长，请您放过我吧！”

鲁正湘扶起她，让她坐在椅子上，说：“只要你实话实说，我会考虑的。”

柴妈见搪塞不过，只好壮起胆子说：“今天中午十二点左右，主人一家都在餐厅吃饭，下人们都在那里侍候。当时，我到二楼太太的房间拿脸盆，推开房门时，看到一位小姐正坐在太太的床头，斜倚在床背上打电话。她见我进去，还向我笑笑。她二十岁左右，长得跟天仙一样，我活到这把年纪，还是头一次见到这么美的姑娘。我听她在电话里说：‘我来得太早了，曹太太还在吃饭。她约我下午一起到新都剧院看电影。你告诉处长，晚上六点我会在蓟门酒店等他。’她非常自然，神情也很安静，举止高贵，我以为是太太的朋友，就没有生疑。看她聚精会神地在打电话，也没敢惊动她，拿了脸盆就下了楼。后来见到太太，我也不敢问，怕她说我多话，这是我失职的地方。现在主人和太太的心情很不好，要是知道了这事，他们一定不会放过我的，会马上把我撵走。鲁处长，我听人说，您是一位非

常有办法的人，我求求你，行行好事，千万别把这件事告诉主人，我一辈子都感激您的恩！”她哭丧着脸，恳求的声音有点颤抖。

鲁正湘知道她讲的都是实情，便安慰道：“请放心，我会为你保密的。”

柴妈连声道谢，退下了。

鲁正湘拧起眉头思索着，整理着破案头绪。

“鲁处长！”随着这一声娇媚的叫声，曹太太从门口轻盈地走过来，笑着对他说：“你太辛苦了，快休息休息，请到楼上饮杯茶吧！”

鲁正湘礼节性地客气两句，便跟着曹太太登上了二楼。到了内客厅，曹署长跟他紧紧握手：“欢迎，欢迎！”

曹署长年近五十，相貌堂堂，威而不露，很有政治家的风度。曹太太不过三十岁左右，丰韵雍华。

鲁正湘从他们镇静、若无其事的神情后面，看出了他们的焦灼和不安。几家公馆失窃，他们的损失最大，所以坐定之后，他便把现场的判断告诉他们，并表示会尽快破案，追回失物。

曹太太欣喜地说：“鲁处长真是了不起！我一接到名片，看到您的大名，就感到这是我们的幸运。您的大名，我们在报纸上经常见到，也常常看到您破案的事迹，对您的才智十分钦佩！”说着，她转向曹署长娇媚地笑问，“你说对吗？”

“是是，有幸，有幸！”曹署长微笑着附和。

鲁正湘微微欠身说：“署长、太太实在太过奖了，我一定会尽力破案。”

鲁正湘告辞的时候，曹署长夫妇高兴地分别跟他握手。曹太太说：“鲁处长，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就在这个客厅里，我们将为您摆上一席丰盛的庆功宴。”

他们一直送他到大门口。

鲁正湘坐在吉普车上，闭上眼，现场的情况，柴妈的披露，交织在一起，他的脑海里映出了一幕惊险的场面——

他仿佛见到一位俏丽女郎，侧身闪进曹家的卧室，虚掩房门，紧张、敏捷地打开柜屉，抓出金项链、手镯、珠宝、钻石以及大叠钞票，塞进自己的手包里。这时，门外传来脚步声，她无处藏身，有点惊慌失措，但她急中生智，抓起床前的电话筒，假装打电话，并对进房的柴妈报以友善的微笑，对着话筒讲了那通威压柴妈的谎话。茫然中的柴妈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她已经披上曹太太的大衣扬长而去……

这位女子如此大胆、沉着、机智，能在陷入绝境时轻松转危为安，足以证明她是黑道中不可多得的一流人才。

想着想着，他似乎觉得有个秀丽泼辣的女郎正站在暗处向他挑战，脸上浮现着鄙夷的嘲笑。他不禁脸红耳赤，好胜心受到很大刺激。连续三天，一日三报警，这完全是故意与他为难，他越想越恼，一股愤怒之火从他的脑中升腾起来，一个查访女窃贼的方案，很快就在他的脑中形成了。

回到局里，鲁正湘马上调兵遣将，给全科外勤人员分配任务，全面调查公馆区附近所有交通工具，公共汽车、三轮车、人力车等等，任何细节都不要放过。这么做，虽然有些大海捞针，但是事实却证明非常有效。一个多小时后，消息反馈回来，确实有穿着富贵的一个女郎，最近三天连续雇三轮车到三元路，刚到路口就下车，并径直向三元路走去，但不知道目的地是哪里。

鲁正湘倏地站起来，走近墙壁，聚精会神地对着壁上悬挂的北平全市特种营业分布地图，细心地寻找。他发现靠近三元路路口进去不远的地方，有一家大三元饭店，按地图标志显示，它乃是一家第一流旅馆。他面对地图不断点头，心想，“窝子”可能就在大三元饭店。

他立刻叫上自己的助手萧平，开车直扑三元路大三元饭店。

到了饭店，经理林聚财见二人来势汹汹，不安地笑脸相迎。萧平简要地跟他做了先导工作，林经理丝毫不敢马虎，亲自捧上“特等旅客住宿登记簿”。

鲁正湘认真地翻着簿子，两道目光闪电般地从许多房客名字上掠过。忽然，他的目光在一个地方停住了。这位房客名叫何玉媛，住在 217 号房间，女性，二十二岁，保定人，来京探亲，于本日下午三点离开。鲁正湘找遍整本“特等旅客住宿登记簿”，只有这个女客的情况比较相符，但是她又走了，真是令人扫兴。既然找到了一点线索，就应该顺藤摸瓜追下去。他立即通知林经理，把负责该段的伙计叫来。

据伙计回忆，217 号女客的外貌特征与曹公馆柴妈所说的非常相似，在这里前后共住了五天。

“她今天最后一次回来，是在什么时候？”鲁正湘问。

伙计回答：“下午两点多，差不多是两点半。回来时她神色好像有点紧张，说她妈妈在家病得很重，她要马上赶回去。不久，汽车来了，我们就帮她把行李搬到车上，以后车子就开走了。”

“她的行李有多少？车子是什么样的？”鲁正湘追问道。

“一共有四个提箱，是出租公司的红色小包车。”

“这辆车子是你们叫的，还是她自己雇的？”鲁正湘接着问。

“是她自己打电话到车行里雇的。

“你记得车子的号码吗？”

“没注意。”

“她车子开到三元路路口是往哪个方向去的？”

“往南！”伙计肯定地说。

离开大三元饭店，鲁正湘上了吉普车。他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下午快五点了，他遗憾地对萧平叹道：“哎，就迟了这一步！”

萧平问：“这个女贼会不会已经离开了北平？”

“我看目前还没有。”鲁正湘思考着说，“虽然我们在大三元饭店扑了个空，但多少总算有了点眉目，据伙计说，车子向南开，这是一个关键。如果车子向东北，那么她有可能回了保定，但向南，看来她目前离开北平的可能还不大，也许因为在曹公馆露了相，不得不转移据点。”

萧平很同意鲁正湘的分析。说话间，他们已经回到了局里。

鲁正湘匆匆忙忙地下了车，行动紧张而敏捷。一到办公室，立即召集手下所有警员分配任务。

这时，女警员孙笑梅到他房间来。她是鲁正湘的得力助手，聪明、伶俐、活泼，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姑娘。她虽是内勤人员，却很高兴参加外勤工作。一进门，她便递给鲁正湘几张用打字机打的单子，认真地说：“全市一共有大小不同的车行二十三家，这是车行的名单，已经按地区分好。”

鲁正湘十分满意，目前他最需要的就是这份材料，所以他在大三元饭店的时候就打电话给她，叫她马上从特种营业档案里找出全市车行名单。

鲁正湘把车行名单分发给警员们，要求彻底查出是哪一家的车子，曾于今天下午三点左右到过大三元饭店为一个年轻女客载运行李，目的地在哪儿，得到情况，以最快的速度向他汇报。

傍晚的时候，警员王政向鲁正湘报告：“那辆汽车已经找到，是长城车行。据司机所说的女客，与大三元饭店伙计提供的情况非常吻合。车子到了东直门在顺新旅馆门口停下，女客说要在马路边稍等片刻，卸下行李，就打发司机离开了。”

“干得好！这是一条重要的线索！”鲁正湘非常满意，“王政，你马上去顺新旅馆，继续追查，不要让这条线索轻易断掉！”

吩咐完毕，他又对萧平说：“请孙警官来一下！”萧平领令一阵风出去了。

不一会，孙笑梅便出现在鲁正湘面前。“处座，有何指示？”她笔直地站着，笑容可掬。

“笑梅，我想和你研究一下目前这起案件。”鲁正湘把情况告诉了她，要她立即找出顺新旅馆的地址。

孙笑梅马上从档案橱里，抽出全市旅馆情况分类表，看了一下，按表报道：“顺新旅馆在东直门路 153 号，是一家三流旅馆。”

鲁正湘皱紧眉头，闭着眼，嘴里重复念着：“三流？不可能！三流，不可能！”突然睁开眼对孙笑梅说，“笑梅，请你再在本市各条街巷详细分户表里找出东直门地区的卡片来。”

“处座，东直门地区的卡片已经找出来了！”

“请你查看顺新旅馆左边五家是什么，右边五家是什么？”鲁正湘认真地问。

孙笑梅边翻边报：“右边五家是米店、点心店、酒店、百货公司、信托部。左边五家是照相馆、理发厅、典当行、银行、餐厅。”

孙笑梅才报完，鲁正湘马上问：“左边第三家是什么？”

“京旗典当行。”

孙笑梅的话音未落，鲁正湘就兴奋地喊道：“好！就是它！”他命令道：“笑梅，你马上换上全套警官制服，带上特别工作证，再带一个全副武装的警员，先到顺新旅馆经理室，检查旅客登记簿，询问账房和伙计有没有看到这样的女客出入，再从旅社的后门，去找京旗典当行查询赃物下落。去！速战速决！”

“是，处座！”孙笑梅站起来就走。

孙笑梅走后，鲁正湘马上开始布置第二步工作。相隔还不到五十分钟，孙笑梅就回来了，她全套警官装扮，英姿焕发地站在鲁正湘桌前：“报告处座！一切按指示办妥。那只皮箱的确在京旗典当行典当寄存。当价黄金一百五十两，限期一个月。”她的声音清脆流利，报告简明扼要。说着，她从笔记本里拿出一张典票递给鲁正湘：“这就是京旗典当行提供的典票样本。”

鲁正湘非常高兴，马上站起来，摊着右手：“请坐，辛苦啦！真想不到你任务完成得这么迅速。佩服，佩服！”

孙笑梅坐下来，顽皮地歪着头斜一眼鲁正湘，说：“我告诉你‘快’的秘诀，我什么地方也没去，单刀直入，直接就到了京旗典当行。因为我坚信处座的估计百分之百是正确的。”

鲁正湘恍然大悟：“啊，我真傻！开头要你先到顺新旅馆，真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顺新是三流旅馆，与她本人身份不相称。那她到顺新旅馆干什么呢？这就是‘声东击西’之计。所以我认为顺新旅馆有后门，可以通到京旗典当行的后门，顺着这条路线，她把提箱送到京旗典当行保险库去寄存。因为那个箱子里的东